

你的家传祖业有什么精彩的内行故事？

我三姥爷是个混日子的神神叨叨的术士。家里人从来不让我多和他来往。我上学之后，也从来没和人提起过家里这方面的事。

那年我大一，20岁，被派去慰问一个神秘的退休教授。谁知刚见面，他对我说了一句让我毛骨悚然的话：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了你三十年。

2005年，我刚上大一，系里组织志愿者慰问退休老教师。为公平起见，学生会组织抓阄，抓到谁就去慰问谁。

我闭着眼睛，抓了一个纸条。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一个噩梦般的名字：卫文海。

卫文海是历史系的老教授。据说这个人很怪异，所有的志愿者都不愿意和他多说一句话，都是走走形式，让他签了字，证明去过就行。

去之前，我跟上一届一个秦姓师兄了解了情况，他是去年慰问卫教授的志愿者。秦师兄说卫文海很早就退休了，一个人住学

校家属院，生活简单，起居自理，雇了一个钟点工，每天给做饭。除此外，没有更多信息。

过了几天，我选了一个没课的下午，按地址找到了卫教授家。家属院在学校最南端，破旧的小区破旧的楼，卫教授家在三号楼三单元三层。

上了三楼，我敲了门，没有回答，但是听到拐杖拄地，同时夹杂着脚步挪动的声音，两分钟后，里面的木门打开了，一个驼着背、头发掉光的小老头儿拄着拐杖，隔着防盗门上的小窗户看着我。

「卫教授您好，我是历史系的大一新生，叫林为溪，今天专门过来看望您。」

没等我说完，卫教授就把防盗门打开了，然后一声不语，转身向屋里挪去。看来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走形式的慰问，毫不设防。

我赶紧进屋，背手关上门，跟着他慢慢往里走。

大概是一个人住久了，钟点工又不负责打扫卫生，卫教授家里卫生堪忧，有一股十分刺鼻却说不出的霉味。我边走边说自己此来的目的，告诉他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我随时可以过来搞服务。卫教授似乎没听见，也没说话。

挪过房屋中间的客厅，进了书房，那里有两个靠墙的布沙发，沙发前是一个偌大的茶几。卫教授缓缓地坐到了其中的一个沙发上，举起拐杖冲旁边的沙发一指，示意我坐下。

我坐下后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便把自己又重新介绍了一遍。这时卫教授才说出见我之后的第一句话：「好。」

然后把身子向后一仰，头靠在沙发背上，闭目养神，不理会我了。

尴尬地坐了一会，感觉卫教授好像睡着了，全无一点声音。我坐着搓了一会衣角，我便轻轻地站了起来，掏出书包里的志愿服务表，准备让他给签个字，我好走人。

刚要说话，听见外面有人开门，卫教授也醒了过来，说钟点工来做饭了。

借着这个机会，我跟卫教授辞别。他点了点头，也没多说什么，知道我要找他签字，伸手要过去我手里的表格，按在茶几上签了字，递给了我，同时说了句，把表留好，不能给别人。

我接过来赧然一笑，赶紧塞进包里，如释重负地轻舒了一口气，道了声谢，转身离去。

走过客厅时，看到刚进来的钟点工，这是个瘦瘦的、个子矮矮、穿着一身黑色衣服，但看起来乖巧漂亮的女人。她看我的眼神有些警惕，盯着我看了好久。我微笑着冲她点了一下头，擦肩而过。

路过她的一瞬间，我心里陡然间升起一种感觉，不太好形容，就是那种突然间很失落的，又心里被掏空了的感觉。

第一次志愿服务，就这么尴尬地结束了，不过好歹也算完成了任务。于是一身轻松地下了楼，顺便把志愿表塞进书包，却在低头看表的一瞬间，突然发现，表格上卫教授签的不是他的名字，而是一串其他的字。

举着表仔细辨认，才大致看清了那行字：生时红漫天。

生时红漫天？我默念了两遍，感觉像是一句诗，而且有些耳熟，但却想不起来是哪个朝代的诗人做的了。想必卫教授把这句诗当作笔名了吧。

想着也没太当回事，我继续往家属院外走，可是这句诗在脑中挥之不去。生时红漫天，生时红漫天，记诗十八句，生时红漫天？

不对！这根本不是一句诗，好像是一句.....咒语？

早些年，我有个三姥爷，是个半路出家的风水先生，他活着的时候教过我一些风水知识，还给我念过很多这类的咒语，这句诗，就是一个咒语中的一句。

诶？这就怪了，卫教授和我无冤无仇，在我的志愿单上，写一句不完整的咒语做什么？想给我暗示什么？还是单纯地想诅咒我？要是这样说的话，那这个奇怪老头，也太恶毒了吧？

不过想想也没什么，也许卫教授老糊涂了，随便写的。便没在意，继续往宿舍走。这时，宿舍长给我打来电话。

电话那头就阴沉地说，「小溪，你在哪？」

我说我刚从卫教授家出来。舍长说，你赶紧回宿舍，有急事。我说，啥事不能电话说？舍长吭哧了两声，说：「宿舍出人命了，秦师兄出事了。」

一听是秦师兄，我脑袋嗡了一下，简单应了句，就往宿舍跑去。

宿舍在学校最北边，跑到宿舍楼前时，门口已经拉起了警戒线，线外站了一些人，都是在这个楼里住的同学，大家叽叽咕咕说着楼里发生的事。

就在刚刚，同系的秦师兄，就是那个给我介绍卫教授家情况的那个师兄，在宿舍里被害了。

这个秦师兄和我住对门宿舍，刚刚，他同学下课后回寝，推门进去，扑鼻而来的是一股腥味，四处一耷摸，发现最里面床上有人蒙着被子躺着。同学走近一看，发现被子和褥子上正在往外渗血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小心翼翼地掀开了被子，只见秦师兄瞪着眼睛，表情狰狞，直挺挺地僵在那里，可见之处哪里都是血，整个人像是被剥了皮一样。

同学吓得转头就冲出了宿舍，破着嗓子四处喊，不一会，宿管、校卫陆续到了，了解了情况，立刻报了警。公安局来人封锁了现场。简单处理之后，秦师兄被抬走了。

舍长告诉我说，警察通知秦师兄附近几个宿舍的同学都到现场，等着传话。大家都非常紧张，互相问着案情，猜测着可能性。从大家的话语中，我听说，秦师兄死的时候，在他的手上，攥着一张纸。

看我疑虑，舍长解释说，就是一张志愿服务表，表上还写着一句话，好像是什么生时红漫什么。

我说，「生时红漫天？」

舍长说，「对，你怎么知道？」

我突然想到包里装着的志愿者表格上，写着的也是这句话，但没敢跟舍长说明，摇了摇头，说：「哦，以前在一本书上看的，好像是李白还是白居易的诗了……」

3

当晚，附近几个宿舍的同学，都被叫到公安局询问了一番，警方重点问秦师兄都跟哪些人接触？最近有什么异常的举动，有没有人知道他手里为什么攥着一张表格？表格上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

不知道其他舍友怎么回答的，我都答了否。

其实我在回答的时候，思想斗争了很久，几番想出口把我手中的表说出去。虽然无法确定这件事跟卫教授有什么关系，但从他古怪的性格，那张莫名其妙的志愿表，志愿表上的那句咒语，特别是，秦师兄去年曾经看望过卫教授，凭着这几个因素，我感觉这个师兄的死和他有关系，至少他应该知道一些事。

但又有些勉强。也许因为宿舍发生了命案，我的脑袋里一直乱糟糟的。

回学校，已经是下半夜，宿舍楼被封锁了，我们各自找地方休息。我一时没有别的地方去，而是在学校里乱转。转着转着，不知怎么的，竟然来到了学校家属院。一抬头，见卫教授家灯亮着。

我突然想到，要不要上去问问这句咒语的情况。左右思索了一会，我拿定主意，决定二进宫。

卫教授对我的二次到来很意外，站在门里疑虑地看了我很久才打开门。

进了屋，我没那么拘谨了，扶着卫教授往屋走的时候，笑着说：「卫教授，晚上没有课，我来看看您。」

卫教授无话。

「卫教授，今天下午，学校发生了一起命案，死者是我的一个师兄，就是去年来看过您的。」

卫教授无话。

「卫教授，您为啥在志愿服务表上签了一句诗。」

卫教授无话。

「卫教授，『生时红漫天』这句话是您笔名吗？不过好像不是一句诗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倒像是一句咒语。」

此话一出，我明显感觉卫教授的身子顿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了原状，继续往里走，同时慢悠悠道：「你怎么知道这是咒

语？」

我说我小时候有人教过我，是一本书里的咒语。

「教你的人叫什么？」

「是我三姥爷，叫什么我记不住了，不是我亲姥爷。」

卫教授走到沙发前，重重地坐下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说：「你终于来了。」

我一脸发蒙，看着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卫教授，说，「什么我终于来了？」

卫教授说，「我等你三十年了。」

我看着不像开玩笑的卫教授，心里一阵发毛，结结巴巴地说：「我，我才二十岁。」

卫教授说，你听我说。

4

卫教授用了一支烟的工夫，给我讲了一个只有来龙，但没有去脉的故事。

那是 30 年前的 1975 年，有关部门批准成立我们这所高校。为了把学校建设好，上面从其他高校调来了两名拔尖人才任正副校长，一个抓建设，一个抓学术。现任校长张文启就是那时调来管建设的，而学术带头人，就是历史教授卫文海。

学校甫一筹建，张文启和卫文海就起了矛盾，根源则在于学校的选址。

按照张文启的想法，校址要选在城郊，于是他跟主管部门申请，在城郊划拨了一块荒地。卫文海深通风水，他一看选址，就直摇头，说这块荒地不好，建学校凶多吉少。张文启说，咱俩分工明确，你是搞学术的，不懂建设就不要瞎掺和。卫文海说这块荒地三面靠坡，三面临水，分明是阴阳不通的死地。张文启说好哇卫文海，你这是要搞封建迷信啊，你不看看这是谁的天下，你堂堂大学教授搞这一套，我要举报你，批斗你。

话说不到一块，事就更难做到一起。张文启不听劝，立即在这块地上动工，结果施工时，果然在地下发现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墓葬。卫教授听说挖出来了墓，赶紧到现场制止施工，没想到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。

到工地后，张文启已经指挥工人，把墓葬挖得七零八落，砸了棺材，又一把火焚烧了尸体。

卫教授一看痛心疾首——其实他怕出事。

按理说，世间万物皆有阴阳，可是总有例外，这块张文启计划建学校的死地，就是阴阳不通的地方，阴阳不通，不阴不阳。从风水上看，不阴不阳之地，倒也没什么奇特之处，怕就怕被邪人利用。

但卫教授又不能明说，因此痛斥张文启，说这好歹也是一个文物，怎么能说毁就毁了，太暴殄天物了。

张文启则一副无神论的态度，说，卫文海你就是想搞迷信，一个明朝的破棺材，能有什么价值。

卫文海无奈，只能以历史学家的身份，检查了一下墓坑。

除了被焚烧的棺材和尸体外，坑里就只发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石碑。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六边形，竖起来也就二尺高。但怪异的是，石碑上并没有刻墓主人的名字和生卒年，而是一首十八句的诗，诗的最后四句，正是：无念了无怨，逢人九九见。记诗十八句，生时红漫天。

卫教授没有明白诗的意思，估计这是古代哪个诗人的诗，便把这块碑带走研究去了。张文启则巴不得卫文海把这玩意带走。

卫文海搬走了石碑，张文启则叫人把墓填上，继续盖学校。年底，新的学校落成。张文启因建设有方，被任命为校长，而卫文海则因为在建校期间几番阻拦施工，被上级问责，仅被任命为历史系教授。

5

此后，卫教授始终研究这首诗，却不得要领，慢慢也就搁置一边了。

就在当年，卫教授认识了一个叫王久平的人，这个人是个江湖散人，但却懂一些玄术。一来二去，卫教授和王久平成了朋友。这天，王久平到卫教授家登门拜访，一进门，就看到卫教授墙上挂着那首诗。

王久平一愣，问卫教授，为什么在屋里挂着祭尸咒？

卫教授便将这石碑的来源讲了。王久平听罢，大呼不好，他说，那不是普通墓葬，而是重生阵。

重生阵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作活葬重生局，是一个很邪的邪术。其前身，就是中国流传已久的殉葬。

很早以前，人们认为，人死了要拉着奴隶或者小妾一起殉葬，到阴间继续给他服务，后来还衍生了刍灵、俑殉。这种殉葬理念一直流传到明朝。明朝有一个不靠谱的皇帝，不爱江山爱炼丹，有一天，这皇帝突然良心发现，对天下宣旨，废除殉葬制度。举朝上下十分敬佩。却谁也不知道，这个皇帝不是想废除殉葬，而是他发明了重生阵。

要知道，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殉葬，始终没有解决人死了之后的终极问题——怎么才能死而复活？这才是千百年来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的最大追求，更何况是一个皇帝呢。

然而，这个皇帝却从另一种形式上解决了重生的问题，就是在殉葬的基础上发明的重生阵。人死了要投胎是不变的道理，重生阵便是逆道而行，人死后，把肉身葬在不阴不阳的死地，再把灵魂封在一块碑中，与肉身同葬。

这碑是仿死地而制的无阴无阳碑，没有阴气，没有阳气，故名叫和气碑。

这样一来，逝者肉身不腐，灵魂不散，不做冤魂，也不做恶鬼，而是等着原身复活。

皇帝设计完这重生阵之后，很是满意，他死后，就是用这个重生阵实现了重生。但重生阵的缺点是，能实现重生，却选择不了重生时间，等到他重生之后，江山已易，朝代更迭，这个皇帝结果只做了个普通百姓，了却残生。

这件事，还冠冕堂皇地记录在了史料中，乾隆皇帝主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发现了这个记载，唯恐后人效仿，叫人抹去了所有关于这个阵法的记录。

然而，民间奇人异术很多，没多久，阵法便被破解了。

王久平之所以知道这个邪阵，因为这个阵法写在了古代一本邪术合集《无端密术》中。

卫教授把故事讲到这里，顿了一下，看我的反应。

我的反应在他的预期中。因为这《无端密术》世间极少见，但是，我手上却有一本。当年，我三姥爷临死之前，把他寻找半生才找到的这本书传给了我，他说靠此书我能做一个合格的阴阳先生。

听到卫教授讲起这本书，我说，「原来您也知道这本书。」

卫教授说，「王久平曾经跟我说过。」

我说，「哦。」

卫教授说，「怎么？你不认识王久平吗？」

我说，「没听说过。」

卫教授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摇摇头说，「不可能。」

等等！我一瞬间脑袋里反应过来了，王久平，这不是我三姥爷的名字吗？因为他不是我亲姥爷，是我姥爷的堂弟，所以很少提及他的真名。

卫教授点了点头，说，「原来他是你三姥爷。」[1]

当年我三姥爷因为情债，陷入了连尸债局，无论如何也破不了，便化身为阴阳先生，四处找破局之法，听闻卫教授精通阴阳之法，便和卫教授结识了。

万万没想到，我和卫教授的渊源，从这里就开始了。

6

王久平得知卫教授挖出了这重生阵，便知道此地大事不妙。因为那句咒语「记诗十八句」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，实际上是「祭尸十八具」。

这重生阵逆天而设，不走正常的轮回道，而是另辟蹊径。灵魂一旦开启重生路，就需要有十八个活人陪葬，为这个重生的人在阴府铺路，而这开启重生之路的时间，则是和气碑重见天日的九月初九，象征皇帝的九五之尊，便是这句「逢人九九见」。

我打断卫教授，问，「为什么是十八个人活葬？代表十八层地狱？」

卫教授说，「也许吧，但也可能是巧合，只是随机而已。」

我说，「随机？这么恐怖的阵，就这么随机要了十八条命？」

卫教授说，「人如蝼蚁，也许当年明朝皇帝发明这重生阵，只是在数字里面随机一点，就点了十八，所以需要十八个人活葬？就像.....」

我想说就像我抓阄抓到卫教授一样。但是，我没说出来，只说了句：「这太没道理了吧，毕竟是人命，十八条人命啊。」

卫教授看着我，悠悠地说，「命运命运，说好听叫缘，说得不好听，就是随机，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。天道四九，人遁其一，就连那皇帝也知道凡事不能做绝，所以才『逢人久久见』。」

卫教授的意思是，这重生阵只有被人无意打开，才能开启，不是谁想开就开的。否则，那皇帝也不会重生到了下一个朝代，直接在本朝重生继续做皇帝岂不更好？

卫教授和王久平知道了这重生阵的原理，便打算破了这邪阵。

按照他们的想法，重生阵的肉体已经被张文启焚掉，只要把和气碑中的灵魂放出来超度掉即可。然而，他们还是想得简单了。那明朝皇帝费尽一生心机设计的重生局，怎么会让别人这么轻易破掉。

这和气碑无阴无阳，一切依阴阳而生的法术，都对这个碑无解。

眼看着九月九日就要到了，如果再不破局，碑中灵魂重生成什么样还未可知，但十有八九会是恶鬼。

无可奈何之下，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，以守为攻。他们想，只要把被重生阵选定的十八个人，都引到卫教授家，给每个人施了符，保这些人平安，和气碑中的灵魂害不死这些人，便永远无法重生。

我似乎明白了一些，警惕地问，「这十八个人为什么都来找您？难道？」

卫教授叹了口气，说，「你已经猜到了，那和气碑，就在我的书房里，是和气碑把引你们到此。虽然看似随机，其实都是冥冥中注定的，也就是说，和气碑自诞生之日起，你们十八个人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。」

「你们？谁们？」

教授说，「你就是第十八个人，我给你签的志愿单，是一道护身符。」

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卫教授又接着说，他和王久平都知道，这种方法只是无法破局而拖延时间的无计之举，也只能一时稳住了局势，然而代价就是他需要一直镇守着和气碑。

王久平帮他布完局，便走了，继续寻找他破连尸债局的方法。走前，跟卫教授承诺，总有一天，他会想办法破了这重生阵，只要有了破解之法，便派人来助卫教授破阵，相约的暗号，便是这祭尸咒。

而我是十八个人里，唯一认出这个咒语的。

7

祭尸咒唯独在《无端密术》中出现过，见我知道这咒语，卫教授断定，我是王久平的弟子，只是没想到我是王久平的外孙。

我以为卫教授跟我说完这些，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动作，没想到，他竟然坐在沙发上，呜呜地哭了。他说，三十年了，他无时无刻不想保护这所学校，保护这些孩子们。三十年了，为了把那重生阵的灵魂困在屋里，他从未离开自己的家半步。

他说如果我还没有出现，就证明这个阵永远破不了了，没想到我三姥爷没有食言，在最后一刻把我送来了。

卫教授说完，看了我一眼说，「久平还好吗？」

我摇摇头说，「他已经死了。」

卫教授听了，叹了口气，说，「看来，他已经破了连尸债局，先我一步啊。」

听教授说完这些，我一阵眩晕，跌坐在了沙发上。

眼前发生的一切太不真实了。如果卫教授说的是真的，那就是横竖一死的事。可是我总觉得他跟我隐瞒了什么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，却说不出。

缓了一阵，我渐渐平复了。沉了沉气，我问为教授：「您是想让我来破这个局吗？可是我三姥爷没有教我怎么破局，甚至，

他从来没跟我提起过这个事。或者假如，我不管这件事呢？」

卫教授说，「十八个人活祭已经凑齐，如果还找不到解局的办法，那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整座学校为那个死者殉葬了。」

我说，「不是活祭十八个人吗？」卫教授说，「活祭后死者复活。复活以后，他怎么可能变成人呢？那将是一个恶鬼，届时，整座学校都将成为一片血海。」

我说，「原来这就是『生来红漫天』的解释，看来，今天秦师兄的死，是事情刚开始，下一步，则是我们这被选中的十八个人逐个惨死。这十八个人在三十年间被分别选中，年龄不一，如今已经在社会各地生活，又互不相识，即便是以各种方式惨死，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这才是这个局的狠毒之处吧。」

卫教授无奈地点了点头，又补充了一句，「十八个人，也许只是应了十八层地狱的说法，你那个师兄，应该是坠入了剥皮地狱，被活着剥了皮。」

我一阵恐惧袭来，想到自己差一点就坠入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，都发都炸了起来。

至此，我才明白卫教授的用意。我是那重生阵无意被选中的十八个活葬人之一，下一步的出路，只有惨死。不想惨死，那好，想办法破阵。而我，又是唯一知道这个阵法的人，我三姥爷和卫教授都把宝押在了我身上。

这就是命运？假如，我在选择志愿服务的时候，选到的是看望别的老师呢？假如，我看到了卫教授在我志愿单上写的诗而没

有去找他呢？那是不是我的人生将改写了呢？

8

命运的玩法就是，没有假如，你只能一条路走到黑。

我把事情前前后后捋了一遍，说，「很简单，只要想办法把那和气碑里的灵魂放出来，超度就可以了啊。」

我刚一说完，便感觉不对劲，如果事情这么简单，就不会拖了这么多年了。

事情从一开始就有初入。按照卫教授的做法，秦师兄作为我的上一届被卫教授施了符的人，如果惨死，只能证明符咒不管用了，和气碑中的灵魂跑了出来，开启了他的重生之路。

卫教授摇头否认，说，「不可能，那和气碑就在这。」

卫教授说完，拿拐杖敲了敲摆在他前面的茶几。原来他把那和气碑一直放在身边守着。

我赶紧道：「秦师兄的死跟和气碑没关系？那一定是另有其人，而且已经开启了重生阵，下面还会有更多的人死去。」

卫教授嘴角一笑：「久平没看错你，你能想到这一层，已经难能可贵了。我也知道，肯定还有一个阴谋在背后作乱。我老了，行动不方便，出不了这个房间，外面的事早就知道了，所以，这次得靠你帮忙了。」

卫教授说完，无力地躺在了沙发上，叹了一口气。

我赶紧道：「帮忙不敢当，如果事情是真的，那也是在帮我自己。」

卫教授没有说话。这时，外面的天已经亮了，从昨天下午我看望卫教授到现在，事情已经折腾了一宿，但越来越复杂。我思考了一下，觉得现在的办法，只能把这十八个人都联系上，让他们尽快来到卫教授这里，先保住他们的命，再择机破局。

然而这谈何容易，几十年了，这些人是谁都不知道，怎么联系？想了半天，我决定去历史系查资料。

说好之后，看看到了早上上班时间，我告别了卫教授，来到历史系办公室，找辅导员要往年给卫教授搞志愿服务的名单。

辅导员是个年轻女老师，看见我就说，你就叫林为溪啊？正想找你呢，听你班同学说你不好好上课，整天神神道道的研究什么玄学，年轻人好好学习是正道，跟同学多交流交流，参加参加社团活动，处处女朋友，别整天那么封闭，年纪轻轻的像个老同志一样。

我说：「感谢老师的指导，那个，我想了解一下卫文海教授的情况？」

辅导员说，「卫什么海？哪个班的？你们这届的？」

我说：「不是学生，是咱们系退休的教授。」

辅导员皱着眉头说，「咱们系的教授？好像在哪见过这个名字。」

我心想可能老师太年轻，不了解学校的历史，就说，「卫教授已经退休了。」

辅导员思索了半天，突然一拍巴掌说，「我说这么名字怎么这么熟悉，卫文海是咱们历史系的首任教授啊。」

我说对对对，就是他。「您知道这些年，都有哪些学生给卫教授当过志愿者吗？」

辅导员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，很嫌弃地说，「我说你整天能不能学点好？总研究这些没用的，卫教授早就去世了，哪有什么志愿者……」

辅导员还没说完，我已经张大嘴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我心头。愣了半晌，我转身就跑，顾不上辅导员在身后叨叨，直接跑到学校图书馆，查找学校的建校史。

很快翻到了一本本校名人志，打开看，第二页就是卫文海的简介，瞟了一眼，我瞬间脊背发凉，汗毛竖起。

卫文海，历史系教授，生卒年：1930.3—1975.8。

卫教授 1975 年就死了？30 年前？

那我接触的卫教授是谁？

一个并不十分好的想法在我脑袋中渐渐形成。我赶紧扔了书，撒腿就往卫教授家里跑。三号楼，三单元，三楼，我噔噔噔跑了上去，还是那个防盗门，只不过门上落了很多灰，我咣咣地砸了几下门，没有动静。又砸了几下，对面的门嘎吱一声推开

了，一个中年妇女从门里伸出脑袋，看了看我，说，「小伙子，你找谁？那个屋已经好几十年没有人住了。」

我懵在原地，很久才缓过神。我把昨天下午发生的所有的事连到了一起，慢慢意识到，这就是卫教授一直瞒着我的事，他已经死了三十年了。

如果我没有推测错，事情原本应该是这样的：

三十年前，我三姥爷和卫教授发现了重生阵，但想尽一切办法，还是无法破局。眼看着大限已到，卫教授决定给这十八个人施符。可是，仅仅施符还不行，必须得困住和气碑里的灵魂。

无奈之下，卫教授大义赴死，用他自己的魂锁住和气碑里的魂。三姥爷承诺，一定会想办法来解救卫教授。

三十年后，我来了。可是，时过境迁，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。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把卫教授的灵魂解救出来，而是要把另外一股势力找出来。

我倚在卫教授家的门上，回想这个往事，心里杂乱无章。怪不得，当年三姥爷总是给我讲这些咒语和邪术局。其实，每个人都在布局，每个人都在局中啊！

可是，真相是什么呢？另一股势力在哪呢？

我想了半天，只能从故事开头想起，也就是张文启和卫教授建这所学校的争端开始，也就是和气碑出现的时候。

张文启？卫教授？王文平？布局？局中局？

直到想到我脑袋快要裂开了，突然，似乎一道光从狭小的裂缝中透了进来。我一层层地抽丝剥茧，一层层地排除事情的不可能项。我扑棱一下从倚在卫教授家的门上站直了，赶紧跑下楼，飞一般向学校的主楼跑去。主楼坐落在学校的正中间，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。

跑到楼前，我又后退了几十步，再看大楼，突然心里一阵发紧，脑门上渗出一层汗来。

那座原来看着很有艺术美感的九层主楼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房顶居然不是平的，而是中间平，两面稍低的形状。在两边稍低的地方，却是在楼体上竖立起的挡板，除去这些挡板后的实体建筑，则是一个规则的六边形。

这是和气碑的形状！

果然！这主楼被造成了和气碑的造型。原本这个校园就建在了六道封死的死地上，现在又在这块地的中间，竖起了主楼做的和气碑。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重生阵。

整个学校就是一个重生阵！我脑袋中的光越来越亮。

原来，我们一直以为，人死了才能用这重生局来重生，却疏忽了一点：「无念了无怨，逢人九九见」，说的是等到机缘才能

开启重生，然而，人的欲望造就了无限可能。既然有重生活葬阵，那么，就不能改良出长生活葬阵？

这不就是古往今来帝王将相都在苦苦追求的终极目标吗？

长生比重生更吸引人，机缘等不到，就创造机缘。这长生活葬阵，就是在人活着的时候，借助十八个活葬的人进入阵中，这样，就可以连死这一环节都免了，直接长生。

想必，那幕后的大玩家，就坐在这栋楼的正中间，准备长生不死呢吧。

发现了这个大楼的秘密，我开始琢磨幕后大玩家会是谁。虽然我不想往那方面想，但是，现实却让我无法不去想：这幢教学主楼设计很简单，共有九层，而每层阴面和阳面各九个房间，象征阴阳，这横竖九层的正中间，也就是这个巨大和气碑的正中间，正是第五层的五号房间。

全校人尽皆知，505 房间，是校长张文启的办公室。

10

这并不出我所料，发现主楼是一座和气碑之后，我就隐隐地感觉到，唯独校长张文启，才能有本事操纵这个工程。这也是为什么他当年选择在城郊建死地上这所大学的原因。是他改良了这个重生阵，为自己设计了一个长生阵。

卫教授的死亡时间是 1975 年的 8 月，而那时，学校的大楼还没有建成，卫教授显然不知道张文启的宏大野心。也就是因为这

样，卫教授拼死保护的这十八个人，却正中张文启下怀，张文启利用卫教授引出这十八个人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，发现了校长张文启的阴谋后，我该怎么办？

我努力回想以前三姥爷教我的法术，却发现这些法术都是稀松平常的道道，对付个小鬼小怨还行，面对张文启这样的大人物，这些小法术无非是术高一寸、魔高一丈。

我苦苦思索，突然想到一条捷径。那就是，在 30 年前如果释放了和气碑中的灵魂，肯定无法控制。但现在不同了，又有了一个张文启。他和和气碑中的灵魂一阳一阴，一个想重生，一个想长生，一块死地，两个和气碑，必然能让小碑融入大碑，而小碑中的灵魂与张文启到了一起，阴阳相冲，阳盛，则阴气散，阴盛，则阳气亡，不管是散是亡，都是两败俱伤，兴不起什么大浪来了。当然，最理想的状态是阴阳相衡，互相冲散。

记得《无端秘术》中有理论上的记载，叫作「以怨冲怨」，虽然不是针对和气碑的，但想必放在这里也合适。

当然，这个方案也承担着巨大风险。因为，如果和气碑中的灵魂和张文启能量相差悬殊，那战胜的一方，依然还是我强大的对手。

但此时，我已经没有了更好的主意，只能试一试了。拿定主意之后，首要做的，就是超度卫教授。我一路小跑到卫教授家，按照三姥爷交给我的办法，坐在卫教授家门口，把我的想法念叨了一遍，告诉卫教授我发现了这个惊天大阴谋，并说了我的理论上的破阵方案。

接着，我闭着眼睛，轻声念了七次度亡咒语，最后一个词声落下。按说此时，应该是亡魂飞升的声音。可是很奇怪，什么反应都没有。

不应该这样啊，《无端秘术》中记载的七次拘魂法的最高层级咒语，从来不可能超度不了亡魂，除非卫教授不在这里。

这怎么可能，卫教授去哪了？

11

首战失利，我有些慌乱。想想也是，张文启谋划了 30 年的大阵，怎么可能让我这么容易就破局。我突然感觉自己很渺小，像是一个蚂蚁一般，随时有可能被张文启碾死。

张文启和卫教授年龄相仿，现在已经 75 岁左右，人生暮年，他唯一的目的是尽快实现长生。现在，十八个人已经聚齐，张文启很快就会启动长生阵。

那时候，我将莫名惨死，而全校师生恐怕真的大祸临头了。

下定决心，我回到了学校大楼前面，认真观察这座巨大的和气碑，又楼前楼后看了一圈，没发现什么不妥，这是和气碑无疑。

那好，我直接去找张文启。

虽是这样说，但到了张文启的办公室前，我还是一阵紧张，脑袋里乱如麻，一会儿想起三姥爷教我的那些法术，企图能对症下药，一会儿又想起卫教授和张文启的恩怨，期望从中间找到

漏洞，一会儿又想到自己如果失败了，将会是怎么样的死法呢？被张文启从楼上推下去摔死？

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秦师兄已经惨死，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人死去，我毫无退路，必须拼死一搏。

正在我不知所措之间，505 房间的门似乎被一股无声的力量拽开了，一个上了年纪但笑容可掬的老年人站在门口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「同学，你有事吗？」

我和张文启终于近距离见面了。

12

「我.....我.....我没事，哦不，张校长，我想找您汇报一下工作」。我感觉自己已经没了意识，面对在我眼中德高望重的校长，我竟然气势上短了一大截。

「噢？不好意思小同学，我正在和客人谈事情，你有事找校办主任说一下吧」。张文启指了指 505 斜对面的办公室，同时向自己办公室里的客人回望了一下。

我也随着他的目光向他办公室望去，只见一个人正坐在张文启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，跷着二郎腿。

看到张文启办公室有人，我心里稍微稳了一下，深吸了一口气冷静了下来。「张校长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急事，想跟您当面汇报一下。」

「这.....那好吧，你进来吧。」说着，张文启笑呵呵地侧过身体，放我进来。我无形中挺了挺腰，攥了攥拳头，迈步向张文启办公室走去。

可是，就在进门的一瞬间，我看到他办公室里坐着的客人，瞬间愣在了那里：「卫.....卫教授？」

这是什么情况？我瞬间头大了。

此时的卫教授，正坐在张文启办公室的沙发上。和我昨晚见到的老人一样的衣着，一样的神情。

莫非昨晚所经历的都是虚幻？不对，不可能是幻觉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卫教授骗了我，他和张文启是一伙的。

正在我发蒙的时候，身后的张文启「啪」地把门推上了，然后走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坐下，笑呵呵地问我：「怎么？小同学，你认识卫教授？」

我转头向卫教授望过去，不知是幻觉还是真实的，此时卫教授正在看着我，嘴角浮出了一丝微笑。是那种很有亲和力的微笑。

就是这一笑，让我一迅速冷静了下来：「是的，我认识卫教授。不仅认识，我还对他很了解，包括他很久以前的事。」

「哈哈哈哈哈。」张文启听我说完，仰在椅子上大笑起来，这阵沙哑的，像指甲盖挠黑板的声音，让我胃里一阵痉挛。「小同学，你倒是爽快，看来卫教授没有选错人。」

张文启全都知道了。这样更好，所有事情都亮在桌面上了，不用遮遮掩掩。

只是我心里没底的是，卫教授出来了，和气碑里的灵魂去哪了？

这时，张文启收了笑声，继续说道：「卫教授，你也知道我年纪大了，现在十八个陪葬的人聚齐了，这我应该谢谢你，帮我凑齐了这些人，现在，我的重生阵，哦不，长生阵应该启动了。不过……」张文启故意把话说了一半。

「不过你担心卫教授灵魂不灭，早晚会对你造成威胁，又担心卫教授灵魂灭了，和气碑里的灵魂出来，抢了你的十八个活葬品」。我接话道。

「诶呀？小同学还是很聪明嘛！」张文启有些惊讶地看着我，阴阳怪气地说。

卫教授接话道：「不愧为校长，没想到是你在背后鼓捣这么大的阴谋，30年前你执意选择这块地方建学校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想到，只不过，我没想到到你心狠到这个地步，你与和气碑里的灵魂有什么区别？」

张文启道：「卫教授你谦虚了，凭你的聪明才智，当年你肯定知道我的计划，只不过你分身乏术吧。」

卫教授道：「知道又怎么样，我已经死了。」

张文启道：「这就是我找你的目的，这些年，我想尽办法把卫教授的靈魂约出来，就是想和卫教授做笔交易。这还得感谢这位小同学。要是没有他，我还真放不出来你。」

原来是我酿成的错误。我说超度亡魂时怎么找不到卫教授，原来被张文启给「劫持」来了。我心中的懊悔万分，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。

卫教授继续道：「说说看，我得看看交易值不值得。」

「痛快！」张文启一拍桌子，道：「交易很简单，这次这个十八个人助我长生，你在和气碑里待着，再凑够十八个人，帮助那个灵魂完成重生。」

「我能得到什么？」卫教授问。

「我会再选十八个人，帮助你活过来。」张文启说完这句话，又补充了一句：「你要知道，目前看这是损失最小的交易，否则的话，死去的可不止这些人。」

「那如果我不同意这笔交易呢？」卫教授缓缓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语气变得严肃了起来。

张文启笑了笑，靠在椅子上，懒洋洋地说：「那我就送你回到和气碑，你就在那里陪着那个灵魂，永生永世不得转世吧。」

说着，张文启一施法术，卫教授忽地消失了。

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张文启。张文启看着卫教授幽幽消失，骂了句：「老不死的，阴魂不散」。然后把头转向我，似笑非笑地说：「小同学，我本来还想去找你，既然你送上门来了，那就正好了，就从你开始吧。你应该荣幸，十八个人里，你是最特殊的。」

张文启边跟我说话，边转身扒开了身后有滑轮的书柜，墙上露出了一副巨大的黄布，黄布上用金粉画着一个巨大的符咒。我一眼就看出，这时由重生阵的符咒改良的，应该就是张文启的长生阵。

张文启走到符咒面前，指着符咒下面的比划道：「十八个人，就是十八层地狱，就让你們替我去十八层地狱受苦吧。说吧，你想选哪层地狱？哈哈哈哈。」他又笑了起来，细声说道：

「可惜，你没得选，你只能去第十八层无间地狱。你知道什么是无间地狱吗？就是万物皆空，虚无的空间，你只能在那里永远困禁，找不到出路。」

我笑道：「谁下地狱还不一定。」

「小同学，不过，就凭你？」张文启鄙视地说道：「现在，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长生的。」

张文启走到墙前，一把扯下了挂在墙上的符咒，后面露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洞的圆圈，黑得让人一眼望不到底。

我认得，这是和气碑的中心，重生道。他要启动重生阵了。

我赶紧冲上前，打算先武力制服他，可就在我刚迈出两步的时候，办公室门被撞开了，两个大汉闯了进来，不由分说就扑上来把我按倒在地。

两人双手如钳，死死地卡住我。我趴在地上努力地挣扎但是没有什么效果，只能勉强抬头看到高高站立的张文启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衣服里的手机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。

铃声吓了我一跳，其中一个大汉把我手机掏出来看了一眼，扔在了地上。我侧头看去，是宿舍长打过来。

张文启没有理会这些，自言自语地说：「你没有选择，只有一死，给我陪葬，这就是命，命运你懂吗？」他边说面对着重生道走了过去，胸口紧贴着黑色圆圈。

既然只有一死，我只能使出大招拼一把了。

横下心来，我口中默念拘魂咒，身体里暗暗运力。按照我的计划，我和张文启身处在这座办公楼做成的和气碑里，当我念完七次咒语，张文启的灵魂就会拘出来，我的血管也会冲破大脑血管，一命呜呼。

那时，我的灵魂就能锁住张文启的灵魂。

其实，在进张文启办公室之前，我已经下定一死的决心——和卫教授如出一辙，就是收了张文启的灵魂再锁住，不让他长生，也不让他重生。

念到第五遍时，我已经感觉到双眼充满了血，意识有些模糊。这时，只见站在我前面的张文启身体突然晃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他赶紧双手扶住书柜，缓了一下，看到我在念咒，连忙对黑衣人道：「快堵住他的嘴！」

两个黑衣人双双腾出一只手，一时找不到堵我嘴的东西，冲我脸上就是挥拳，锤子大的拳头砸下来，差点让我昏死过去，口中的符咒也停了下来。

张文启站直了身子，狠狠道：「可以啊小同学，没想到小小年纪这么有勇气，上来就想以命换命。」

我用仅有一点的意识，吐了口嘴里的血，勉强笑道：「老妖怪，这不是换命，这是救命。」

我缓了口气，就差最后一遍咒了，等我念完，张文启三魂六魄出体，而我也将灵魂出窍，把他镇在这座大楼做成的和气碑中。

「太微玄宫，中黄始青，内炼三魂，胎光安宁，神宝玉室，与我俱生.....」

就在口中念到最后两句时，我眼睛渐渐模糊，只见一道黑气从我面前闪过，直奔张文启，张文启惨叫了一声，轰然摔倒在地。

他倒地那一刹那，我失去了意识，嘴里却清晰地喊出了两个字：「不要.....」

14

不要！不要！我疯狂地喊着，却发现自己像做梦魇一样醒了过来。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一缕光射向我。我抬起头，发现这里很陌生，灰暗的阳光，逼仄的空间，破烂的楼梯。

这是和气碑里吗？这是通往那里的阶梯？我动了动身子，只觉得浑身酸痛，脸上胀疼。一摸脸，湿乎乎的，把手放眼前一看，全是血。

我还活着？我赶紧环顾四周，忽地看到身后锈迹斑斑的铁门。

这不是卫教授家门口吗？我怎么蜷坐在这里？刚刚明明在孙文启的办公室里。

正疑惑间，突然手机响了。我掏出手机，是舍长打来的电话。

我无力地举起电话。

「小溪你在哪？怎么一直不接电话，急死个人。」

「我.....怎么了舍长？」我想到刚才被两个大汉扔掉的手机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「你小子，一晚上没回宿舍，是不是跟女朋友鬼混去了？」

「没.....没有。你们昨晚不也没在宿舍住吗？」

「净胡扯，昨晚大家都在宿舍了，就你没回来，猜你一夜春宵去了。」舍长嘿嘿地笑，「对了，我打电话就是告诉你，自己

在外面注意安全。刚才发生个邪事，对门宿舍的秦师兄，好好的，突然发了疯，双手抓自己的皮肤，都抓流血了。你说怪不怪？」

「秦师兄？他昨晚不是死了吗？」

「你胡说什么呢？谁死了？」

「噢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秦师兄现在怎么样了？」

「怪事，突然间又好了，像没事人一样。」

舍长还在那里絮叨，我却已经明白了。

昨天晚上，秦师兄的死，肯定是卫教授布的局做的假象，逼我背水一战，没有退路。此时秦师兄发疯，是因为张文启启动了重生阵。而在校长办公室里跟张文启斗争的，是我的灵魂。

是我的灵魂吗？也许是一场梦吧。

但我知道，这不是梦。因为就在当天上午，全校接到通知，学校的建校元老，我校校长，著名建筑学家张文启教授，突发脑淤血，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。据说，张文启牺牲时，双眼圆睁，好像活着一般，同时，在他尸体的胸前，有一个漆黑的圈子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。

15

很快，学校换了新校长，我的大学生活还在继续，但是在我心里，一个巨大的遗憾始终无法释怀。就是那天我在张文启办公

室喊出「不要」时。

因为就在我即将失去意识那一刻，我看到黑气是卫教授的盩魂。

人死为鬼，鬼死为盩。鬼魂可以投胎，盩魂却永远不能投胎，只能在宇宙中彻底化为虚无。

当时，我在校长办公室时，看到卫教授，但和气碑中被镇压的灵魂却不见了，就猜到眼前的卫教授是盩魂，他的灵魂十有八九已经和和气碑中的灵魂同归于尽，再留下盩魂助我镇压张文启。

所以我想拼了自己的命，留住他的盩魂。

但我终究没有能力，只留下他的盩魂在和气碑中，和张文启继续斗争下去。

和气碑，何其悲。

这种内疚之心时时侵扰我，我也只能若无其事地继续我的大学生活。

这天，我正在图书馆上自习，一个人坐在了我身边。我侧头望去，只见这个人个子矮矮的，瘦瘦的，穿着一身黑色衣服。

这不是卫教授家的钟点工吗？她，她是人？

我抬头看了看图书馆正在看书的同学们，低声问：你是谁？是人是鬼？

女子甩了一下头发，神秘地笑了笑：「我么，上上世当过皇上，前世是贫民，这一世么，先当个学生再说。」

我一紧张：你，你是和气碑中的灵魂？你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怎么跑出来了？

女子笑道：「在里面呆的没意思了呗。」

她说，她就是和气碑中被卫教授镇压的灵魂，20年前，她被卫教授感化，放弃了重生的怨念，而是转世投胎做了一个正常人，今年已经20岁了。

「这么说，卫教授早就知道张文启的阴谋？」

女子点点头道：「一开始就知道，只不过他一直在等一个继承人。」

「什么继承人？」

女子起身递给我一个香囊样的物品。我茫然接过来，感觉里面沉甸甸的，倒出来一看，竟然是一块小小的，不规则的六边形的石制物件，用绳穿着，上面写着十八句诗。

我看着这个物件百思不得其解，女子说道：「看护卫教授和张文启灵魂的继承人。你能舍命救人，自然就是卫教授要找的继承人。」

「看护他们？他们在这里？这是和气碑？」

女子莞尔一笑，「希望你有朝一日能把卫教授的灵魂释放出来。」

「卫教授的灵魂还在？我明明看到的是他的聾魂。」

女子摇摇头笑道：「什么魂都没关系，卫教授从来没想到过重生，更没想到长生，甚至，他也没想过要转世。」女子顿了顿，幽怨地叹了口气：「他只想不管活着还是死了，都值得。」

「所以你这个曾经坐拥江山的皇上，也不想着要重生了？」我脑袋一热，开了一句不好笑的玩笑。

女子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该走了。」

「你要去哪？」

「朕要摆驾回宫了。」

我嘿嘿一笑，没想到这个女生还挺可爱幽默的。起身送她，看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我心里有些突突跳。这时，忽然感觉，手上拎着的和气碑轻轻晃动了一下。

(完)

注：

[1]三姥爷的故事详见本专栏后续故事《表嫂小秋生死局》

